

翁敏华 著

遗落在北大荒的 青春



当错过太阳的时候你哭了，那么，
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泰戈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遗落在北大荒的 青春

翁敏华 著



NLIC29709182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落在北大荒的青春/翁敏华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92-3

I. ①遗… II. ①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4528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夏芳

遗落在北大荒的青春

翁敏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9,000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92-3/I·1135

定价 25.00 元

序 挥动的湿手绢

翁蓓华

姐姐从北大荒返回上海，一转眼已经四十五年了。期间耳闻目睹她人生舞台上所谓几多沉沦几多兴旺，在我心里留下一些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便只是一种潜移默化。

但有一桩小事却于我有意义，使我至今忘记不得，每每想起还会泪流涟涟。

这是1969年的秋天，姐姐第一次探亲后重返北大荒，说是改乘轮船北上。我与妈妈到公平路码头送行。姐姐那时很瘦弱，由于家中生活的贫寒，她的脸始终是黄黄的，胸脯还老是挺不直。穿着的那件男式军装偏肥，皱皱的。脚上蹬着一双方口新布鞋，是妈妈赶制的。该登船了，她接过我手中二只沉重的挎包和妈妈手中的一只网兜，连她自提的，一共四件行李。当时我还有些踌躇，可她飒爽英姿地一挥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跳板离我们而去，我的眼泪很快地淌下来了，我赶紧擦干了泪怕她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等她的背影混入人流中再也找不着了，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便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

泪眼中突然发现姐姐挤上了甲板正向我们挥手呢。我急切地跳了起来，掏出手绢也向她挥手致意。轮船起锚了，鸣笛了，大船悠悠地离岸了，码头上送知青的队伍顿时一片哭声。讨厌的是这难熬的割舍来得快，而去得却如此慢，与火车送别相比它更折磨人，以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送姐姐的一幕，一辈子对码头送亲人心有余悸。

与姐姐相隔的距离在一米一米的增加，呀，分明是姐姐垂泪了，我能清晰地辨认她清瘦的脸和红肿的眼帘，她用手绢不停地挥动，时不时地擦眼泪，那泪水已把手绢浸透了，沉沉的，以至于风儿也不能把它扬起。这挥手示意着什么呢？是留恋大城市，是后悔自己的任性，是儿女情长，还是畏惧北大荒的严寒？或是什么都不是。

大约二十分钟后，码头上空荡荡的了。载着姐姐的那艘客船看不见了，可她的挥手却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家有七八站路，我不想坐车，只是步行回家。一路上与妈妈并肩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偷偷饮泣，妈妈几次劝我就是不依，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落在前胸，衣襟湿了一大片。

以后的日子便开始了我们一南一北的“两地书、姐妹情”。

近三十多年，读了姐姐许多文章，尤其知青的故事在她笔下栩栩如生。读着那流畅的散文，我的眼睛一次次被湿润，感悟也特别多。在晶莹的泪光中我又看见当年在甲板上清瘦的脸，那挥动着的湿手绢。

2013/02/14 改定

前言 往事不老

春花秋月，莫问何时了，
春花不老，秋月不老，
惟有人易老。
往事，过往了。
往事回顾，
将人渐渐催老。
往事知多少，
往事难知多少，
多少往事，
酿就了一个老。
往事自己，
却在梦里、
在日记本里、
在追忆的屏幕里，
迟迟不老。

目录

序 挥动的湿手绢 1

前言 往事不老 1

一、投奔北大荒

我们是共和国同龄人 3

错过的·没错过的 11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 14

十五岁的出走 17

十七岁的脚踏车 20

“我是花木兰” 23

母亲的眼泪 27

军帽 30

北大荒第一课——绿与黑 33

初到北大荒 36

抒情长征 40

二、北国风物

我爱你，塞北的雪 45

炉火熊熊 48

土豆气质 52

麦子熟了 55

煮豆燃豆其 57

玉米今昔 62

“套住了吗？” 66

斑斓的小蛋 69

二米饭 72

南瓜的名与实 74

黑龙江香瓜子 77

夜不闭户 80

我与帽子 83

我的舞台生涯 87

从棉靸到大皮靴 91

吃的走向 96

速冻 98

修水利的一段往事 102

因为有诗 105

今日漠河 109

胭脂沟 黑龙江 112

千万里我牵挂着你 114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16

三、大荒情

想家 123

白雪 初恋 126

凡一代有一代之爱事 132

弹药库与脚后跟 135

霉干菜 138

“无花果” 140

我之好酒 143

独行 146

绑架 149

富翁的感觉 154

我的“杭大” 158

老瓜头与柳少爷 162

祸兮…… 170

怀念赫姐 175

好连长 178

“我要上学” 184

四、北大荒是酒，一壶陈酿

- 在老与不老之间 189
- 日脚 192
- 旅人·驿站 194
- 走向黑龙江 197
- 那口老井 203
- 牛尾巴的功能 206
- 北大荒最后一课 209
- 五十“抢”度 213
- 丁亥七夕在北疆 216
- 母亲的背影 219
- 为同龄人和他们的孩子写本书 223
- “知青”这个话题 226
- 《知青》：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秀” 229
- 后记：此生幸遇北大荒 236

一、投奔北大荒

我们是共和国同龄人

生于1949年，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生于5月25日，与新上海“同年同月同日生”。

小时候，心中一直有个关于自己的“出生之谜”。这谜就是由我的生日引起的。邻居们常说我是“解放军抱来的”。一个夏夜乘凉，说得邪乎了，范家婆婆这么说，二姐姆妈这么说，连成天笑咪咪摇着蒲扇的徐家阿娘也这么说。她们信誓旦旦，异口同声，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那天一早解放军跑进我们弄堂，“小毛头要吗？小毛头要吗？”一家一家问，这小毛头是他们阴沟洞旁边捡来的，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你爹妈看着可怜，就抱下来了，所以你不像爹，不像娘。她们还说大家叫你“解放姑娘”，啥意思懂吗？就是“解放军抱来的姑娘”呀！弄得我大哭不止，疑到了心里。

后来，也许是赶上了一个革命英雄主义时代的缘故，我对“解放军抱来的”说，“宁可信其有”起来，并且还有了一个“演义”版。

我们弄堂的水泥地上有一个像巨人脚印样的疤，大人们说是解放上海那会儿留下的。一枚弹片从浦东隔江飞来，斜斜地将水泥地削去一大块，后来补了一下，活像个大脚印。那一天，我和小伙伴们正在那上面画了几条横线“造房子”玩，几个大人走过，其中一个对我说：“要是这弹片落在你家屋顶上，就没有你了。”我竟傲傲地仰着脖子答道：“怎么会呢？是我给解放军带路来着，他们还会不认识我家？”把大人们都给逗乐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直觉得自己是个小英雄。

刚上小学那会儿，还为生日的事和另一个小朋友吵过架。那天老师让我们一个一个站起来介绍自己生日。全班都是解放那年生的，有的解放前几天，有的解放后几天。我说我是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那天生的，“解放前的日子一天也不要过，解放后的日子一天也不想少过”，所以人家都叫我“解放姑娘”。听了这话，老师立即对我微笑着注目起来。

偏偏那个小朋友晚我两天生。她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上海解放是五月二十七号”，她才是真正的“解放姑娘”，还说这是她爸爸告诉她的！

“五月二十五号！”

“不，五月二十七号！”

我们吵了起来，谁也不让谁。我几乎要哭了，好像生命中有什么最宝贵的东西要被人夺走。最后还是老师为我们解了围。她说：解放军进城是五月二十五号，全上海解放是五月二十七号，你们两个也不要吵，一个是“解放上海”，一个是“上海解放”，都是“解放姑娘”。

于是皆大欢喜。同学们管我们一个叫“大解放”，一个叫“小解放”。

二

共和国的同龄人，好当么？

好当！再也不用像母亲小时候那样四处逃难，荒山野地东躲西藏，腿伤流血得不到医治，至今留下个碗口大的洞。再也不用像父亲小时候那样，少年时就离乡背井，起早摸黑地当小伙计谋生，一个瞌睡打下来，把张脸春得全是油墨黑……。戴着红领巾，在蜿蜒的小弄堂里做游戏，不管是“造房子”还是跳橡皮筋，无忧无虑的，再也不愁会有弹片忽然飞临头顶上来。歌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并不很宽敞的校舍里“荡”我们远大理想的“桨”……。

共和国的同龄人，好当么？

当我们打起背包，也要离乡背井的时候，比父亲当年离家外出大不了几岁。这一“离”，便远去千万里之外，这一“离”，便是“十年八载不回还”。

从小的理想是上北大，当文学家。

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那条小弄堂里出了件大事。街坊一个大姐姐去考大学，却忘了带准考证，坐三轮车急忙回家取，把家里惊得鸡飞狗跳了一阵，复坐车“卷土重去”。而她母亲，在弄堂口引颈长望，嘴里喃喃：“这小姑娘，介粗心，也不晓得考得好考不好。”

我被刚才一幕惊呆在那儿，由此懂得考大学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问道：“大姐姐考哪所大学？”

“北大。”

就在这时，就在这一刹那，“北大”二字从我耳朵里进去，直奔心田，扎下根来。

那位大姐姐果真考上了北大。走的那天，弄堂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都说“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大姐姐又是坐三轮车走的，手提箱搁在腿前，脸上笑着，两眼却噙着泪。我默默地随车跟出去好长一段路，心想我也会有一天的，也会坐一辆三轮的，“只是不要忘了准考证！”我告诫自己。

这一幕，也许是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了。

结果是，没去成北大，去了北大荒。更北。更大。

共和国，当时正处在灾难中。共和国的同龄人，就得与她同患难。

共和国的同龄人，难道是好当的么？

三

在北大荒，度过了我的二十岁生日。

从来自得于“生得逢时”的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也有“生不逢时”的一面——生日恰逢农忙，种大豆玉米种得昏天黑地，谁还记得什么生日？等寻思过味儿来，生日早过去大半个月了！离开上海时家

里人为我在行囊里塞了五个鱼罐头。那还是大舅从南京西路走到南京东路才搜罗到的。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少鱼，而我又嗜鱼如命。家大人告我：“元旦一只、春节一只，五一十一各一只，还有一只，留到生日吃。”我嘴里“噢噢”地应着，心酸酸的直想哭。让海鱼河鱼喂大的我，不知怎样去面对没有鱼的日子。终于记起生日来，也是因为馋鱼。“哟！我把生日给忘了。”我大惊小怪了一声。等战友们明白我“哟”的是啥，纷纷讥笑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没革干净。“你瞧谁过过什么生日的？谁没生日啊！”不错。都啥年月了，还过什么生日！

于是我们约定：大伙集到一块堆，到十月一日过“集体生日”吧，和我们共和国一道。到时候打牙祭，一起吃那两只鱼罐头。到了秋天，珍宝岛战事起，成日成夜操练拉练练打枪练俄语的，又把生日忘了。这当然算不了什么。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生日”不能忘记、还有什么“鱼罐头”不能抛弃么？

只是，如今看见学生们在大学里操办他们的二十岁“生日 Party”，会有种淡淡的嫉意。

三十岁生日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初年。与共和国共命运的我们个人，也获得了人生的转机。记得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是在六月二号，生日前后正是复习迎考最紧张的时刻，天天从早到晚“粘”在图书馆里，连吃饭的时间都恨不得省下来。一天，正全神贯注，忽然耳边响起个熟悉的声音，飞眼一看：两个北大荒的老战友。她们也来借书？自我回南方工作，已有六年没与她们见面了，她们还好么？北大荒还